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767
16 April 1974

CHINESE

第一七六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六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谢比卜先生

(伊拉克)

出席：澳大利亚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奥地利

扬科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斯米尔诺夫先生

中国

庄焰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萨尼先生

肯尼亚

法基赫先生

毛里塔尼亚

哈桑先生

秘鲁

佩鲁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埃丰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四时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三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264)

主席：按照安理会昨天所作的决定，经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邀请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按照宪章有关条款并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黎巴嫩代表古拉先生和以色列代表特科阿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此外，按照昨天会议所作的决定，经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邀请埃及、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各国代表按照宪章有关条款并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我现在请所提到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我将会在适当的时刻邀请他们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埃及代表法赫米先生、科威特代表塞耶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凯拉尼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所列的黎巴嫩的控诉。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结盟发展中国家倡议召开来审议重要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正在工作紧张的时候，安全理事会又被迫要讨论以色列

对爱好和平的黎巴嫩进行侵略的惯常行为的问题。

黎巴嫩外交部长纳法先生的发言和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古拉大使的信件(S/11264) 清楚指出,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至十三日晚上,以色列武装部队再次闯进黎巴嫩领土。在黑夜的掩护下,以色列武装部队奉了它们政府及上司的命令,偷偷摸摸地,故意闯进黎巴嫩主权国家的领土,杀死打伤几个黎巴嫩平民,在六个和平的黎巴嫩村庄里毁坏了三十一所房屋,并绑架了十三名黎巴嫩人,把他们带到以色列。

这次罪恶行径是以色列侵略者犯下的和正在进行的一系列罪行中的一个新环节。以色列极端主义者企图运用已被提升为国家政策的恐怖主义手段,用恐吓与侵略的方法,来完成他们兼并侵吞别国领土的兼并主义计划,来以色列化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夺得的阿拉伯领土。所有这些都是在肆无忌惮地违反联合国承认和确认的不容许通过战争或使用武力夺取土地这个原则的罪行。

过去六年来,安全理事会审议关于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的问题,已经超过十次。今天,在讨论以色列犯下的新的国际强盗行为时,安全理事会不应不考虑以色列对黎巴嫩犯下的而且经安全理事会讨论过的无数侵略罪行。近年来,安全理事会经常警告以色列:如果它继续对黎巴嫩进行侵略,安全理事会就要考虑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通过适当有效的措施,以促使决议的实施。

可是,这次最新由以色列政府批准的正式武装入侵黎巴嫩领土的事件指出,以色列政府仗恃它在安全理事会内的保护者的援助与支持,仍然蔑视安全理事会,仍然不遵守它的决定。

正如黎巴嫩代表的信件和发言正确地指出的,以色列军方在黎巴嫩一再犯下的罪行,完全是按照以色列政府对黎巴嫩所施行的恐吓政策和国家恐怖主义政策而进行的。我们不能不警惕,以色列兼并主义者这次向黎巴嫩发动的使黎巴嫩人民家破人亡的新的盗贼式的夜袭被以色列政府表扬为什么英雄的行动。以色列政府还企图掩盖事实,为这次国际强盗行为辩护,称之为什么报复性措施。

我们都注意到四月十三日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先生空前狂妄的讲话。他代表以色列政府提出恐吓说，他们要对黎巴嫩继续进行侵略。在发言里，达扬代表以色列政府向黎巴嫩这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和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提出恫吓，要毁灭和蹂躏整个黎巴嫩的南部。

这是二十世纪下半期的一个惊人的、恶毒的野蛮行动。以色列军方的这种发言和武装突击，使我们想起了在第二次大战时被希特勒分子暂时占领并统治的地方的最坏时刻。他们执行了焦土政策和彻底消灭和平人口的政策，借口就是要对爱国行动采取报复性措施。

我们尤其不能容忍以色列政府的行动和发言，因为四月十一日发生在以色列基里亚特谢莫纳区的事件根本不关黎巴嫩的事。四月十二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11263)雄辩地说明了这点。黎巴嫩代表的信中指出，以色列控称在基里亚特谢莫纳进行恐怖主义行动的人是从黎巴嫩渗透入以色列的，这种指控是毫无根据、徒劳无功的。黎巴嫩代表十分正确地强调：对于非黎巴嫩人在黎巴嫩疆土以外（不管是在以色列或其他地区）所作的事，黎巴嫩政府和人民是不用负责任的。

苏联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一而再地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它机构表明了立场。我们绝对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苏联是从原则立场出发反对恐怖主义行为和反对暴力行为的，因为恐怖主义为破坏国家和各国代表间通过正常国际接触与会议的外交活动，暴力行动完全没有积极的目标，而且会引致无辜人民的死亡。

同样，我们坚决并明确地反对进行不人道和恐怖主义的行为以图影响国家政策的手段。苏联以同样坚定的决心反对侵略者国家利用个别分子或不负责任人物的恐怖主义色彩行动为他们的侵略政策和恐怖主义行径辩护——这是以色列国家政策的一个部分。

我们坚决谴责一个国家利用任何借口向它的邻国发动野蛮的、强盗式的入侵与

攻击，因为任何借口都不能证明一个国家可以入侵另一个国家，可以横蛮地统治另一个国家，可以对另一个国家进行强盗式的扰乱；我们坚决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因此我们最明确不过地谴责以色列在它的国际政策中推行恐怖主义手段，并把恐怖主义手段提升到国家政策中的地位。

我们不能从以色列政府所给的资料——不值一驳的资料——中找到足以为它的行动辩护的根据。它说以色列军队强盗式地闯进黎巴嫩境，杀害、绑架黎巴嫩公民、毁坏和平的村庄都是为了对巴勒斯坦组织的行动进行报复。我们都记得，安全理事会明确地谴责以色列企图用什么“报复”的借口来掩饰和辩护它对其它国家的侵略或其他方式的攻击。

关于这方面，我们尤其要指出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的第 270 (1969) 号决议——这恰恰是与当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有关的——坚决地谴责和不容许军事报复。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第 248 (1968) 号决议表明了同样的立场，这是关于不容许和不能容忍以色列向另外一个阿拉伯国家——约旦进行军事报复行动的。

因此，安全理事会已清楚明确地谴责以色列的军事罪行，而以色列却想尽办法把什么“报复性措施”搬出来为自己辩护。

罪恶的根本原因，不断危害中东和平事业的根本原因是：到现在为止，不但还没有消除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侵犯阿拉伯国家的后果，而且在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力量的支持下，我们正在目睹以色列武装部队继续向邻近的阿拉伯国家进行新的侵略行为。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最近在四月十一日设宴招待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先生时说：

“阿拉伯人民的英勇斗争，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的行动，加上社会主义国家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坚决支持，削弱了侵略者的地位。以色列军队的战无不胜的神话破灭了。阿拉伯人民已经证明他们永远不会坐看别人侵占他

们的领土。

“我们都非常熟悉安全理事会为解决冲突的本质问题开辟道路的种种决定。第一次，一个有权威性的国际论坛设立了——日内瓦会议——在这个会议的体制下，需要而且可能为中东问题取得持久和公正的解决。可是，我们不能不觉察到，局势仍然是一触即发的。只要一天不消除紧张的主要来源，只要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仍被侵占，只要一天不消除以色列侵略的后果，只要中东所有国家的安全还未获得可靠的保证，这种一触即发的局势还会存在下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这点。

“危险的是，在紧张局势获得某些缓和的背景下，侵略者及其保护者又再次企图避免全面彻底地解决问题。最近，一些被我称为是“代替”计划的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大行其道，这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这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局部协议来代替一个全面的解决。

“苏联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致的。我们的政府一向而且永远反对侵略，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我们主张中东取得公正的和平，这就是说要以色列军队撤离所有在一九六七年及以后侵占的领土，这就是说要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和主权、尊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

苏联代表团全心全意地支持黎巴嫩政府抗议以色列对它的新侵略行为。我们坚决地谴责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进行侵略的路线。苏联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要决定怎样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下面一点。

安全理事会不只一次地谴责而且警告以色列，如果它继续向邻近的阿拉伯国家进行军事攻击，安理会就要考虑按照宪章采取适当有效措施的问题。现在我们应该这样做了。苏联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除了要坚决地谴责以色列的新的强盗行动外，还要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以色列军国主义者的侵略和盗匪行动。那些要做以色列的保护者的国家，现在是它们停止阻挠安理会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必需的公正决定的时机了。

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我国代表团再度感到，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必要、有义务就中东问题讲话。今天我们面前的问题，许多方面已经由黎巴嫩、埃及、科威特、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苏联的部长们或代表们谈论过了，所以，我不打算对黎巴嫩正当的控诉再详细讨论。我只想要把这问题放在适当的地方来审议。

我们的态度显然一定会被我们同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的自然团结一致所左右，而且，由于我们维护的事业的性质正当，并且由于我们热爱联合国宪章里所载的正义原则，更加证明我们的态度是正当的。

归根到底，我们在这里究竟处理什么问题？我们处理的是在以色列所体现的极为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以色列的创建，过去是，现在还是永久冲突的根源，这种冲突不断在发展和增长，直到今日所具有的这种范围和规模。只要我们稍为回顾一下就会实际上使我们想起，二十六年前巴勒斯坦的状况；再稍为比较一下，就会显示出，今天它变成了什么样子，巴勒斯坦人民有过怎样的遭遇。当时他们平平安安过日子，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的家乡里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彼此容忍，象一个大家庭，我可以说，友爱如兄弟，这种感情联系着巴勒斯坦人民的各不同成分。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会有任何障碍阻止他们，使他们不能谋求继续过这种和谐的、这种和平的和充满希望的生活。

但是，巴勒斯坦的人民和巴勒斯坦的土地发生了什么事呢？几百年来，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和生活已经和巴勒斯坦的地理和土地连成一体，这些人民竟被逐出了他们自己的家乡。他们的愿望，无论是多么的正当都被镇压，他们对正义和对人类尊严的渴望也是一样。要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来创造命运的以色列，把巴勒斯坦人民连根拔起，迫使他们流浪，也许使他们趋于绝灭。

今日那些占领巴勒斯坦，并且自称以巴勒斯坦的名义讲话的人，从世界各地来的都有，就是没有巴勒斯坦的人。真正的巴勒斯坦人早先住在那里，可是后来都被赶走处于悲惨境地。他们被迫靠国际救济生活。真正的巴勒斯坦人是那些在痛苦和绝望中过日子的人，他们的遭遇今天使我们的良心感到沉重不安。他们的鲜

血已洒在毫无正义的祭坛上。他们被迫走上一条无穷无尽的、充满鬼怪的黑暗隧道。他们的苦况，应当唤起我们的良知，使我们认识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民所负的罪，这些人民唯一的罪过是因为他们容忍，唯一的过错是因为他们是弱者。正如所有的弱者一样，他们把希望寄托于联合国，尤其是把希望寄托于联合国对这个问题最有能力的机构。

巴勒斯坦的土地本身已经被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殖民政策搞得面目全非了。城镇和村庄遭受破坏。所有宗教的圣地都被践踏和亵渎。没有人有理由摧毁这些圣地；没有人有理由剥夺人类的基本权利；没有人有理由否定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权利和保有自己的家园的权利；尤其是，没有人能够不让巴勒斯坦人民有极悲哀痛哭的权利。在他们绝望的时候，作为绝望的表现和行动，他们有时作出不可宽恕的行动，并且他们有时所犯的行动应该加以谴责。可是不能要他们负责。对这些行为应负责的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的统治政策、它的种族灭绝和暴力政策，以色列迫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得不为了生活，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为了生存，而进行充满杀气的斗争。

黎巴嫩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和安静的国家，要它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绝望行为负责是谬误的，讽刺可笑的，甚至是无耻的。以色列正规军队在四月十二和十三日对黎巴嫩发动的惩罚性进攻，是强盗国家的行径，不论它用什么借口都是毫无理由的。我确信，安全理事会会对这种严重的政治强盗行为采取必要的措施。以色列从不维护和平，也不尊重宪章的基本原则，它的政策不以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为基础。它的真正企图，是用武力剥夺别人的权利。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强使暴力向法治低头。联合国的每一个会员国都必须能够享有国际法所保证的基本权利。破坏黎巴嫩的城镇、屠杀无辜的人民、绑架老年人和农民等等暴行，不是无法控制的分子干出来的，而是一个有组织的、并且自己公开承认责任的当局所干的，这是向理智的挑战。这是向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挑战。

安全理事会有绝对必要的责任接受这个挑战，尤其因为目前这个时候，联合国正竭尽全力，要在正义、尊重国家主权、保证所有国家的安全和平等的基础上，对国际关系建立一个新的时代。

庄先生（中国）：最近，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悍然出动武装部队，再次入侵黎巴嫩，绑架和杀害平民，破坏村庄，对黎巴嫩和阿拉伯人民又欠下了一笔新的血债。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还狂妄地叫嚣说：要继续入侵黎巴嫩，要把整个黎巴嫩南部变成“荒芜地带”。这不仅是对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的肆意侵犯，而且是对所有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挑衅。中国政府 and 人民严正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新的侵略罪行，坚决支持黎巴嫩政府和人民反对侵略，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不可侵犯的正义立场！

在去年十月份第四次中东战争中，英雄的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团结一致，拿起武器，狠狠地打击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辉煌胜利。他们的正义斗争得到了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的坚决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虽然在军事上遭受了惨重的失败，在政治上空前孤立，但是它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它势必还要继续进行捣乱和挣扎。但是，敌人的狂妄只是暂时的现象。他们一时张牙舞爪，只能显示其内在的虚弱。我们相信，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继续加强团结，并且联合第三世界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打破超级大国操纵中东局势的一切阴谋，战胜以色列侵略者，收复被侵占的领土和恢复自己的民族权利。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向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于他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霸权主义、收复失地和恢复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一向予以坚决的支持。中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主持正义，严正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并责成以色列停止一切侵略行为；坚决支持黎巴嫩政府和人民反抗侵略、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要求。

安瓦尔·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刚好一年前，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黎巴嫩对以色列在它的领土上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控诉。今天，安理会又再开会讨论同样的问题：联合国会员国之一的以色列，在本组织另一个会员国——黎巴嫩的领土上，又一次干出了官方的恐怖主义事件。以色列的借口是因为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一些成员袭击了以色列的村庄基里亚特谢莫纳，所以采取报复性措施。

我不打算对恐怖主义问题多所评论，这不仅因为我已经在前几次讲过了，而且也因为别的发言人早已更雄辩地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过，请让我重复差不多整整一年前我在这个会议厅讲过的话：

“……要审议由于中东问题所带来的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问题，不能把它的根本原因撇开不谈。这些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长期以来巴勒斯坦人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们原本是现在叫做以色列地方的土著居民，后来成千成万地被驱逐离开家乡，被迫在外国居留，靠外国人微不足道的赈济，过着流亡的惨痛生活。这种状况已经继续存在二十五年〔以上〕，且由于以色列再三地入侵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难民的数目不断增加。

“第二个根本原因是以色列的武装部队继续占领属于相邻的三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土。”（第一七〇八次会议，英文本第12页）

各国现在正努力消除第二个根本原因，而且显然有实际成功的机会。

在这样的情形下，竟因为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的行动而使气氛受到反面的影响，这是特别可悲的。尤其可痛的是在报纸上看到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先生所发表的声明。这里我引用四月十四日星期日的《纽约时报》：

“国防部长莫希·达扬警告黎巴嫩政府，……如果不控制阿拉伯游击队，以色列将继续进行惩罚性的攻击，直到整个黎巴嫩南部破坏无遗为止。国防部长说，‘人们会发现不可能在那里居住。他们的家园将被毁坏，整个地区会变成荒芜地带。……如果我们不能过平安的日子，……那么整个黎巴嫩南部也终将不能过平安的日子。’”

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村庄的入侵和破坏行动，加上它的国防部长这种挑衅性的声明，对于在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邦之间的和平关系的新时代铺路，简直不可能。这种行动只会使以色列和它的邻国之间的鸿沟更加悲惨地扩大，而且使巴勒斯坦人的斗争加剧，迫使他们因为绝望而采取更凶猛和更极端的方法。

我国代表团已经再三重申我们曾经仔细考虑过的看法：如果这两个根本原因没有消除，如果巴勒斯坦难民不能按照联合国决议享受他们不容剥夺的权利，返回家乡，那么希望因政治上的绝望和受挫折所产生的暴力行动会停止将是幻想，这个地区也不可能有任何持久和平的实际远景。

上面所说的，决不是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宽恕对无辜男女和儿童进行的暴力和恐怖主义行为。我们谴责这种暴力行为。但是，对于被剥夺了权利、被强暴地逐离家乡的那些绝望的、受挫的人所犯的暴力行为，和一国政府作为官方政策所犯的暴力行为，我们不能相提并论，一样看待。

我们认为，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这是我们不能宽恕的——是被非法剥夺了权利、家乡和土地的人民的正当愿望在绝望时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不得不谴责以色列武装部队最近干出的暴力行为。他们自命为宪兵，入侵和蹂躏了无辜的黎巴嫩村庄。以色列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严重地违反了宪章原则，并在国际关系上造成无法律状态。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领土以及其他邻国的领土的举动，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事实上，安全理事会已经几次谴责以色列，并且警告它不要让这种罪恶昭彰的破坏和平行动再度发生。安全理事会第280(1970)号决议清楚地宣布：“此种武装攻击不能再予容忍”，如果以色列坚持入侵邻国的领土，安理会将认为有必要考虑“按照宪章有关条款采取适当有效的步骤或措施，以实施理事会各项决议。”

我国代表团要再度促请安理会采取第280(1970)号决议所说的“适当有效的步骤”，以便防止这种官方的恐怖主义行为不再发生。

总结来说，我国代表团愿意重申，我国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和阿拉伯国家为了解放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而进行的斗争。

埃丰先生（喀麦隆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在昨天理事会开会的时候，你以动人的言词，提到前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伊斯梅·泰勒-卡马拉大使的突然去世，他对本组织事业的忠诚，是每一个人都赞赏的。我国代表团同你所代表的理事会一样，也要对塞拉利昂政府和人民这个惨痛的损失，表示哀悼。

在最近四月十二日到十三日的晚上，以色列对几个黎巴嫩的村庄进行武装攻击之后，我国代表团要对中东再度发生暴行的浪潮，再表示深切的关怀。这令我们吃惊吗？在最近关于中东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报告中，秘书长说了一句表明他关怀这种局势的话：

“虽然目前埃及——以色列地区呈现平静，但中东局势仍未安定，并且具有潜在的危险。”（S/11248，第68段）

喀麦隆代表四月八日在理事会的最近发言中，提请注意中东局势仍然紧张而危险，采取迅速而坚决的行动，务必以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和平、正义和繁荣的时代取代目前盛行的战争或武装和平的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很不幸的，这种和平的愿望好象不是一切直接有关方面优先关心的事，因为发动一个空前的暴行，袭击几个黎巴嫩的村庄，杀害和绑架无辜的平民，又毁坏他们的物品，并且公然发出对黎巴嫩更大规模报复的威胁，以色列政府已经再度显示它顽强地执行侵略阿拉伯各国的政策，这个政策是国际社会一直坚决谴责的。

这种野蛮行动特别激怒我国代表团，因为它们是针对着一个友善的国家而进行的。而这个国家对和平的愿望和它在这个区域的平衡政策，是每一个人都熟知的。因为以色列的武力政策严重地违背了我们宪章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个政策足以危害微弱的和平机会——这个机会是自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脱离接触协定签订以来由于目前调停措施而一直存在的，并且因为以色列的武装攻击与它用来辩护的借口不相称，我国代表团对它加以严厉的非难和谴责。我们要对黎巴嫩政府和人民，在他们苦难的时刻，保证我们的同情。

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动所造成的局势，再度显示出我们的组织以比过

去更大的决心，谋求对中东危机公正、公平和持久解决的紧急需要。 顾及巴勒斯坦人民合法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以色列把它的军队从自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以来以武力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退，是和平解决有利的先决条件。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国代表团准备支持理事会方面的任何倡议，只要倡议的目的不仅是从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的武装攻击，得到合乎逻辑的直接结论，而且是加速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 号决议执行的过程，这个决议我们认为最能保证所有的中东人民的重要利益。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理事会在大会举行特别会议之际，竟召开今天的会议，是一件可怕的怪事。特别会议最主要的是致力于寻求世界各国的共同意见，给我们一个更公平的国际经济体系。但是，我们必须合作推行来减轻世界各地一般人民的苦境的经济措施，是不会发生效力的，如果这些人民不能享受基本人权在和平和安全中生活，而无经常可能遭受武装攻击的威胁。

导致召开理事会这次会议的意外事件，特别关系到两个国家的一般人民的命运。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根据黎巴嫩政府的要求，讨论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几个村庄的袭击。根据黎巴嫩常驻代表的信，在这次袭击中，有两个平民被杀和其他一些人受伤，十三个黎巴嫩平民被绑架，三十一间房子被摧毁。我们都知道，理事会召集会议审议黎巴嫩对以色列这类行动的控诉这并不是第一次。前几次会议，我国代表团曾经明白表示谴责在中东的一切暴力和恐怖行动，不管是在那里和是谁作的。我们能够了解、同情基里亚特谢莫纳悲惨的意外事件在以色列所引起的强烈愤怒，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同样感到强烈的愤怒。我们也可以同意如果查明三个恐怖主义者的确是由黎巴嫩进入以色列的——我强调“如果”两个字，因为黎巴嫩政府否认，并且安全理事会也确实不能够裁定这点——我们认为应该提醒黎巴嫩政府，根据国际法它有义务采取一切合理的步骤，阻止在它的领土内组织非正规武装队伍，侵入其他国家的领土。但是虽然这么说，不能以暴行报复暴行。我国代表团前曾几次说明我们的观点，即一个政府组织的军事行动进入另外一个主权国的领土，根据宪章规定是不合理的。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如果接受这种行动为可容忍的或有理由的，那就是回转到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一个步骤。

同时，请容许我明白的表示，国际社会谴责上星期在基里亚特谢莫纳发生的那种杀害无辜人民的意外事件，无论就什么观点来看，这都是一个残忍而罪恶的行动，英国政府已经加以谴责。如果需要说明的话，我也要明白表示，我国政府对巴勒斯坦难民的遭遇，深切同情，并且几年来，我们已经用捐助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这个实

际的方法，明白表示我们的同情。再者，我国外交大臣在工党政府执政以来下议院第一次外交事务辩论中演说时，表示中东不可能有永久的和平，除非一个解决方案规定了——我用他使用的字眼——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格”。但是不管我们多了解驱使人们采取这种暴力行动的悲哀和失望，这种残暴的行动绝对不是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主张赢取国际同情的方法。

我们曾经希望我们在中东司空见惯的毫无意义的暴力和反暴力行为的循环，已经终于在十月战争之后结束了。我们曾经希望日内瓦会议，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脱离接触的协定，乃至最近几天来基辛格博士为了达成以色列和叙利亚地区相同的脱离接触的协定所进行的接洽，已经为符合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永久解决办法铺路。如果新的一系列的暴力和反暴力，恐怖主义和报复，愤怒和谴责再度扑灭了和平的愿望，这将是一个可怕的悲剧。我认为竭尽所能阻止这种悲剧，是我们的义务，这个理事会和联合国的义务。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以我们能做的一切方法，对建立中东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任务，集中努力作出贡献。这个任务需要机智、克制和体谅。它也许是较最近在盛怒中所作的为平稳的反应。这个任务尤其需要当事各方面具有一种政治家的风度，和一种很难明指，更难达成的远见。它要阿拉伯人民约束自己，不要用行动来表示他们的愤怒，同时也要以色列在象上星期那样的情况下，约束它对邻国的态度，这也许在有些时候看来几乎是不大可能。但是，只有在这样的步骤下，才能避免我们正在审议的这类事件，并且地球上该区域的所有人民才能享有他们安全和繁荣的权利。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在为了打开到中东冲突公正和持久解决的道路的艰难谈判逐渐缓缓进展之际，安全理事会在黎巴嫩政府的要求下，再度开会审查新的暴力行为和继之而起的新的报复行为。因此，各方面达成和平的努力不仅必须克服造成冲突的主要障碍，而且要考虑到未能预见的事件。这种事件可能突然引起危险的紧张情况，危害到已经获得的结果。

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代表在他们给理事会主席的信和他们昨天所作的声明中，已经提出他们个别的控诉。他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使我们清楚明白四月十一日在基里亚特谢莫纳和四月十二日到十三日在黎巴嫩的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还有不确定的因素。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稍微肯定巴勒斯坦突击队所进行的军事行动，是来自黎巴嫩领土或从它那里获得援助的。但是，不管迫使那些人如此作的理由是什么，我国政府必须仍然谴责这个使得很多无辜的人丧失生命的暴行。

如我在一年以前，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七日，在理事会同样的情况下所作的声明，我不相信用这种对人权的攻击巴勒斯坦人民的主张得到了什么。今天我要补充该声明说，那些大量屠杀妇孺的人，即使牺牲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并不能因此变成英雄。

但是，我们谴责了这种暴行，我们为了同样的理由也谴责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领土上所进行的袭击和报复——第一，我们不能承认报复的原则，因为它是违反基本法和国际法的；第二，因为我们不能把那些大致无法控制的团体的行动，与那些需要尊重我们的组织所循的法律和规则的政府的行动等量齐观，最后，因为法国对尊重黎巴嫩的安全和完整，赋予最大的重要性和价值，虽然三十万巴勒斯坦难民居留于它的领土上，它到现在仍不卷入冲突的可敬努力是我们已经公认的。在发出对黎巴嫩的威胁之前，以色列应该考虑这些事实。

对基里亚特谢莫纳的攻击和以色列当局所执行的军事行动，发生于戈兰高地附近正在猛烈战斗的此时此刻，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只有增加紧张，并且使

得寻求和平更加困难。 我们充分了解这些事件目前可能影响到我们达成和平的目的的努力。 这一切都证实了我们的信念，即今日理事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比以往更不可能规避它的责任了。

既然如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以最清楚的方式，宣布它反对任何的暴力行为，不管他们的起源或理由是什么。

理事会很可以重申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九日在第 280 (1970) 号决议中就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对以色列政府所发的警告。

理事会也可以吁请当事各方，为了和平，避免采取可能有损国际社会对正在进行的谈判所寄予的希望的任何行动。

如果理事会一致宣布上述各点，我认为这个机构便无负于联合国在寻求中东和平解决所要发挥的主要作用。

主席：在我的发言人名单上登记的下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刚才两位发言人已谈及黎巴嫩政府对目前已进行数年来自黎巴嫩的对以色列的恐怖攻击所负的责任及黎巴嫩政府所谓的和平天职。我以为每一位在贝鲁特或黎巴嫩领土内的其它地方的游客和记者都知道，而刚刚讲话的代表们毫无疑问地也完全地知道，黎巴嫩近年来已成为中东和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反以色列的恐怖行动中心。

既然在黎巴嫩首都设有总部的恐怖组织已正式承认是攻击的主谋，那么，黎巴嫩在安理会辩论中显然由于策略上的理由，而正式拒绝承担最近在基里亚特谢莫纳的屠杀的责任，又有什么用处呢？为了补充我昨天发言所举的各种证据和事实，我今天只要指出：在黎巴嫩政府和保护一切恐怖集团组织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签订的至今仍然生效的正式协定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将指定巴勒斯坦游击队通过边境的地点，并在通过时予以方便。”

顺带提一下，这是录自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的世界报。

为了说明安理会考虑阿拉伯恐怖主义的威胁时人类面临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我认为有必要向安理会指出以下的事实。从一九六八年七月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至少有一百六十一人因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从事国际阿拉伯恐怖行动而被逮捕。他们的行动包括：一九七二年五月在利达杀死二十七位乘客和杀伤八十位其他人士，一九七二年九月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世运会谋杀以色列运动员，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罗马机场杀死三十二位乘客，杀伤很多其他人士，还有很多劫持飞机和攻击平民的事例。在被逮捕的一百六十一个恐怖主义者中，目前只有三个仍留在监狱。其他的不是自动的就是受到阿拉伯恐怖主义者组织的恐吓压力下而予释放。

美国联合国协会的喉舌——部门关系——在最近的一期曾说：

“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的一位卓越专家布赖恩·詹金斯所编辑的统计资料指出，截至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的过去六年中，国际恐怖主义的一切行径造成了二百六十八人死亡，五百七十一人受伤的伤亡数字。这些受害人都是在恐怖分子国家之外遭受袭击的无辜人士。在这段期间内，可以估

量的金钱上损失计为一亿六千三百万美元，加上三千二百万美元的赎金，再加上亿万美元花在预防此等行动的费用。但是只有三名阿拉伯恐怖分子在欧洲被拘留，无人受到严厉的处分。”

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黎巴嫩，继续窝藏恐怖组织，在政治上、军事上和财政上，支持它们这是众人皆知的，而某些其它的政府对阿拉伯恐怖组织亦表现冥顽的纵容态度。我曾经指出，这些组织全是跟所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关。

阿拉伯恐怖分子纵因杀害无辜的平民而为各国所拘捕，但大部分还是获得释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获准在中东以外的若干城市设立办事处；它的领导人复受邀访问若干首都和参加国际会议和典礼；而这类政府的代表没有在联合国采取坚决和具体的措施来制止这种灾难，这一切都助长和帮助了这些暗杀者。

坦白说，问题就来了，持这种态度行事的政府否定以色列防卫自己和保护平民免受阿拉伯恐怖分子野蛮攻击的基本权利是恰当吗？

苏联代表的发言完全是陈腔滥调。我们听到如过去数年一样的无稽控诉，一样的歪曲。它们反映出苏联在中东发挥的最无补于事的作用，阻碍了和平的实现，助长了阿拉伯的侵略。就在这几天，当叙利亚沿着停火线发动侵略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访问苏联首都中宣称：对他的国家而言，十月战争仍在进行中，这是蛮有意义的。这是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的事。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大马士革电台引述阿萨德总统当天也在莫斯科的讲话说：“叙利亚决定继续进行战争，直至打败以色列为止。”

听苏联代表的发言，使人不能不怀疑：“在整个讲话中，难道连一个有建设性的字眼和想法都真的没有”？的确没有。他只字不提各国权利不受来自在邻国领土活动和组织的非正规军和谋杀队的武装攻击，只字不提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规定，享有自卫权利，也只字不提关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宣言。我想这个宣言是由苏联倡议的，它声明：

“每一国皆有义务避免在它国发动、煽动、协助或参加内争或恐怖活动，或默许在其本国境内从事以犯此等行为为目的的有组织活动，但本项所称的行为以涉及使用威胁或武力者为限。”（第2625(XXV)号决议）。

在苏联代表的发言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黎巴嫩有义务去结束此种违反宪章原则、友好关系原则的宣言和数十个大会决议的情况。

根据马立克大使的发言，苏联的想法虽然是不赞同国际恐怖主义，但是以色列却不应采取任何行动来保护自己，免受恐怖分子的攻击。以色列人民渴望和平，并在以色列独立的岁月中，谋求和平。正因为他们渴望和平，所以他们将保卫自己，抵抗阿拉伯的侵略，不管这些侵略是来自正规的军队或使用非正规的恐怖主义队伍。

如果苏联代表愿意表示他的国家希望中东实现和平，他就应该提出一些措施，首先在中东，同时也在全世界制止恐怖主义，而不是提出一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的行动。

在苏联代表之后发言的是中国大使。我要对他说口号对审查任何情况是无补于事的，特别是歪曲性的口号。当那些发表几乎象卡夫卡式的言论的人——这对我刚才说的两位发言人都适用——当那些认为残害犹太人的生命和自由的阿拉伯反解放恐怖行动是解放运动，并且诽谤以色列为侵略者的人发言时，开明的舆论和以色列就确实知道都是假话。我因此要用一个古老的中国寓言来答复这两种发言。从前有两位近视眼的人，他们都不肯承认自己近视，却吹说自己的视力很好。有一天，他们听说一块牌匾会安挂在一间庙堂上，他们便预先打探牌匾上究竟写了些什么，等到安牌匾那一天，他们两个都跑到庙堂上。他们抬起头来，其中一个就说：“你看，上面写的字不是‘智勇双全’？”其他一个说：“还有小字，你看不见，这些小字是‘某人某月某日书’”。

一位过路者问他们看什么。当这两个近视的人告诉他之后，他笑着说：“牌匾还未安上呢，你们又如何能看到牌匾上的字呢？”

马立克大使和中国代表先生，你们两位就好象那两位近视的先生，你们互相竞争，不看或不愿意看中东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现在，天哪，为了使我这次引用中国寓言不会象其它一次一样，被苏联指控为以、中阴谋，让我也用一句苏联成语来回答这两个发言，这成语是“诽谤就好象煤炭一样，它不是弄秽就是灼伤你的手”。

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表示他要发言。因此，我请他就理事会席位，并即发言。

凯拉尼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色列代表今天一再重复它的指控，说叙利亚应对当前叙利亚边界紧张局势负责。叙利亚已同意一九七三年十月的安理会第338(1973)号和339(1973)号决议，并且也表明愿意实行这两项决议的精神和文字。

第339(1973)号决议规定双方部队应返回它们在停火生效时所占领的位置。但是，以色列部队没有自它们在十月二十二日以后占领的土地中撤出，这十分明显是以色列拒绝实行这项它曾经同意的决议，坚持违背安理会的一致意愿，而占领该领土。由此看来，以色列从第339(1973)号决议生效时开始，就主动地对叙利亚进行侵略。

最近，三天前，以色列占领了叙利亚谢赫山的新据点，这个据点远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以前已有叙利亚军队在驻守。以色列占领若干新据点的行动表现出它的一贯侵略、扩张和挑衅的政策，使当前的局势演变为严重的升级阶段和日益恶化的持续敌对状态。

主席： 我现在请黎巴嫩代表发言。

古拉先生（黎巴嫩）： 昨天我国外交部长的发言充分地提请安理会注意以色列武装部队在四月十二至十三日的夜间向黎巴嫩发动攻击的详细情形。我国外交部长表明了黎巴嫩对这件事情的立场。不过，为了解释它的背景原因，为了把事实纪录在案，我想对几点加以说明和引申。

以色列代表企图带领安理会谈别的事情，而不谈与我们提请安理会审议的事件直接有关的问题。以色列代表信口开河，离题万丈，甚至变成了在安理会讲故事的人。

自一九七三年十月的战争以来，以色列电台和新闻传播工具已不止一次地承认有阿拉伯突击队在以色列和被侵占的阿拉伯领土内活动。前不久，在四月五日，以色列承认在特拉维夫一个公共汽车站发生的事件是这些分子做的。这些以色列的尤其是用希伯来文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已发表了许多访问电视台负责人以及负责公安的以色列人民的谈话。他们都承认许多在以色列和以色列占领区内发生的行动都是这些分子干的。

四月八日，正好是黎巴嫩被攻击的前三天，以色列公安部长斯洛莫·希勒尔先生在接受伊德齐·莱德先生访问时承认，那些行动实际上是由大约二百五十个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境执行的，而且他公开的说在以色列居住的四十万阿拉伯人不用为二百五十人的行动负责。

以色列新闻报导也承认许多地方都有反抗小组：在拉布卢斯、加沙、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及其邻近地区和其它地方。

现在，让我讲一下四月十一日在基里亚特谢莫纳发生的事件。由三个突击队进行的行动在早晨七时三十分开始；九时，以色列电台用希伯来语宣布这些凶犯的来处不明。同日上午十时的新闻报告把这点重述了一次。十一时，行动已经结束，以色列政府也作出了最后判决——机械地作出，很快地作出——说凶犯是从黎巴嫩来的。

随后，梅厄夫人和达扬先生立刻向黎巴嫩作出恐吓。甚至在发生基里亚特谢莫纳事件的当天，以色列公安部长希勒尔先生也说——而为了先发制人，以色列代表急急的把这句话断章取义，加以曲解：“我不晓得凶犯到底是外面来的，还是里面来的。我们要区别里面来的分子的行动和外来分子的行动。”

但是，第二天，希勒尔先生就撤回他的声明。基里亚特谢莫纳事件的遇难者的葬礼举行过后，他就说凶犯是从黎巴嫩来的，因此黎巴嫩一定要负责。

我可以了解希勒尔先生的处境。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在电视上看到基里亚特谢莫纳人民对希勒尔先生和负责当地治安的人员的反应。以色列当局一定要找出一个代罪羔羊以开解那些被基里亚特谢莫纳屠杀事件激怒了的人民。象以往一样，代罪羔羊——不用跑到老远去找——一定是黎巴嫩，因为黎巴嫩与以色列北部接壤。因此，根据一贯的作法，必须向黎巴嫩进行报复。国际法是禁止并谴责报复政策的，联合国宪章也不容许报复政策，尤其是不容许对一个根本不用为一些个人采取的行动负责的联合国会员国进行报复。

大约在四月十二日至十三日的午夜，以色列炮火开始轰击斯劳基山谷本特贝尔和太贝之间的地区。大约在一点钟，以色列武装部队分队侵入黎巴嫩国境，这不晓得是第几次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们攻击下列各村庄：瓦迪斯洛基、太比、莫海伯巴、布利达、艾特阿隆、亚林和杜海拉。他们又炮轰下列各地区：太贝、克法卡拉、约瓦勒尔萨尔哈尼、西迪金、巴特姆山和易布尔埃尔萨利。有两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三十一间房屋被毁，十三个人被绑架。

在我们前面的是第S/11057/Add.402、404、406、407号等文件所载的一些观察员的报告。这些联合国正式文件证实了以色列向黎巴嫩进行的侵略行动。在审查这些文件和所有以前由观察员送交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时，我们找不到任何一次由观察员说黎巴嫩侵犯了以色列边境的例子。这是我要指出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当我们要求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加强对黎巴嫩边境的观察系统时，我们本着一番诚意。我们要联合国做我们的证人。我们欢迎有更多的观察员来帮

助我们监察黎巴嫩——以色列边境。我们接待了若干观察员。相反，以色列却拒绝让这些观察员在他们那边执行任务。他们的这种作法有两个假定。第一，他们不要联合国证人在场目睹他们攻击黎巴嫩的罪行。第二，他们一直对黎巴嫩不怀好意。

我们信任联合国，我们信任安全理事会的权力。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扩大它的权力，加强它的作用。每次我们要控诉，我们就到安全理事会来。但是，各理事国都知道，以色列很清楚地看不起安全理事会，曾经多次表示过这种态度，它也轻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它拒绝来到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如果它真的对黎巴嫩有所控诉的话。我们曾经多次邀请以色列代表和以色列政府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黎巴嫩的有根有据的案件。相反，他们等待我们提出控诉。他们攻击，我们向安理会提出控诉；他们跟着我们来到安理会。为什么呢？是出于对安理会的尊敬吗？不是的。他们只想利用这个讲坛来进行宣传。以色列就是这样利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其它机构。昨天特科阿先生的发言给我们一个生动的例子。那是一篇陈腔滥调的发言；我们过去在安理会里已经听过；我们在各个委员会里、在大会里也都听过。它只是改头换面，来适应基里亚特谢莫纳的新发展罢了。

以色列从两条战线上攻击黎巴嫩；它从两方面向我们发动攻击：一方面在战场上杀、伤、破坏；另一方面在国际战线上诬蔑黎巴嫩的名誉，损坏黎巴嫩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我们很感谢一些代表今天向黎巴嫩表示同情，以及他们对黎巴嫩和黎巴嫩政府所执行的政策的意见。特科阿先生立刻提出异议。他责备这些代表。为什么？因为他们赞扬了黎巴嫩；因为他们说黎巴嫩有道理。以色列代表希望在安理会听到的是假话，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谎言，说黎巴嫩是国际强盗行为和国际恐怖主义的中心。这种说法除了是荒谬的以外，我想对聪明人来说——不只是安理会这里的聪明人，而且是所有各处的聪明人——只是一种笑柄而已。

很奇怪，那些企图诬蔑黎巴嫩名誉的人，就是那些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向黎巴嫩

发动了许多次凶恶攻击的人。我们都记得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贝鲁特机场受到阴险攻击的事件，毁坏了黎巴嫩民航机队的一部分——停放在无防御的贝鲁特民用机场上的十三架飞机。这个攻击之后，接踵而来的是许多其他袭击。我这里有一个很长的清单，假使我要把自此以后发生的所有攻击黎巴嫩事件的详细情形念出来，恐怕要花安理会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只简略地报告一下：这些自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来间断发生的海、陆、空攻击事件，使一百四十名黎巴嫩平民死亡；二百九十名受伤；三百间房屋受毁；许多桥梁和民用设备被破坏。

而现在我们读到达扬先生要把南黎巴嫩变为荒芜地带的威胁，这不是令人啼笑皆非吗？这就是他和他的人民希望对中东和平的发展与进步所作的贡献吗？这就是吹嘘说把沙漠变成沃田的人民的新技术吗？其实，他们答应给我们的是绝对的相反：破坏和蹂躏、把茂盛的田地和果园变为废土。这种话不是一个奉行国际法和国际秩序道德的现代政治家的应有言论。这种言论，正如马立克大使今天下午提醒我们，使我们想起了成吉思汗或希特勒的可怕灾害，给过去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达扬先生的狂妄言论是犹太复国主义恐怖组织，其后是以色列政府，四十年来执行的反对阿拉伯国家和反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的征兆。这种政策只会带来动乱，而且更坏的，带来中东国家和人民的血和泪。以色列人把这些痛苦加在阿拉伯人身上，但也自食其果。以色列的父老兄弟和阿拉伯的父老兄弟现在都在为他们的死者哀悼；他们都为受害于特拉维夫政权一意孤行的盲目、冒险和扩张主义政策的死亡人士伤痛。

黎巴嫩绝对不负基里亚特谢莫纳行动的责任。这个行动是由三个在以色列境内的人士执行的。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是来自黎巴嫩的。以色列代表辩解说以色列巡逻人员发现了一些脚印，同时跟踪了这些脚印，因而断定那些人来自黎巴嫩。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是与事实相矛盾的。与以色列当局已发表的基里亚特谢莫纳事件的凶犯来自黎巴嫩的声明相反，在这个所谓调查脚印的行动之前，以色列当局就立即急不及待的责备黎巴嫩进行渗透活动，后来才声称掌握了什么有一些脚印的证据。

至于基里亚特谢莫纳事件本身，我们不在那里，不能确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能够知道所有详细情形。我们所知的都是从报章——从新闻传播工具——得来的。可是特科阿先生却跑到安理会来，说突击队跑进建筑物，捉了儿童，把他们从窗口抛出外面。此事业经否认，也没有证实。

而且，根据人民阵线组织发言人称，突击队曾向以色列政府发出警告，并要求释放一百名巴勒斯坦俘虏。可是，以色列部队没有进行谈判或谨慎行事，反而用无后座力炮和手榴弹攻击该建筑物，而那三个突击队看来执行了他们的威胁性诺言，把建筑物炸毁。

我不是在这里为这三个人的所作所为辩护。我国外交部长昨天以个人的名义，又再用黎巴嫩总统的名义，表示我们惋惜这种杀害无辜的暴力行动。我再重复一次，我们对这种行动极感惋惜。但是，我想指出的是：以色列和它的代表企图在这里想使这些行动更加戏剧化，超过他们所确知的事实。

达扬先生说，“我们努力以文明的方式进行这件事”。他是在攻击黎巴嫩后这么说的。他们努力“以文明的方式”来进行这件事。这是对文明的一个新定义；看来在以色列人的眼中，黎巴嫩是需要被开化的——已有六千年历史和文明的黎巴嫩需要从以色列来的侵略集团和罪犯集团来开化！

我们都记得去年以色列外交部长在维也纳说黎巴嫩是“世界上最不文明的国家”。能说出这句话的人，一定是无知，或者是怀有恶意。自然，我们知道达扬先生和埃本先生都不是无知的——他们被公认为学者——但他们的发言对黎巴嫩有着恶意的味道。

当一些个人跑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或以色列犯了杀人行为时，黎巴嫩要负什么责任？黎巴嫩要对这个事件负什么责任？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三十万巴勒斯坦人民住在我们的土地上，痛苦地居住在难民营里，所以我们便要负责呢？

我曾经一度同意过梅厄夫人的理论——她在安全理事会里就艾希曼事件所建立的理论。我在安理会提过这件案件，现在我想需要再提一下这件案件。在阿根

廷控诉以色列绑架艾希曼之后，梅厄夫人在这个安全理事会里发挥了她的理论，说根据国际法，不能要以色列为它的在以色列境外的公民的行动负责——它的公民就是以色列公民。但此后我们发现了真相：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从阿根廷绑架艾希曼的不只是以色列的公民，而且还是以色列政府派去绑架艾希曼的以色列特务。

但是梅厄夫人仍然跑到安全理事会来为自己洗脱罪名，说以色列并不为他们的行动负责。

以色列不用为自己在以色列境外的特务的行为负责，而黎巴嫩却要为一一些非黎巴嫩人在非黎巴嫩领土上做的事负责。这是对国际法的新诠释！

我们有三十万巴勒斯坦人民住在我们的土地上。要我们怎样处置他们？把他们全抛到海里去吗？要我们做以色列的特务把他们全消灭掉吗？要我们进行种族灭绝吗？这些人民是属于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是他们的故乡，在那里有他们的家园和财产。解决的办法是让他们行使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联合国的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许多决议都裁定巴勒斯坦人民应享有这些权利。许多国家承认——的确，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一定要象每一个其它民族一样，享有重建本国的自决权利。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会造成或协助造成中东的和平与安全。

现在，我想对特科阿先生昨天的发言提出一点意见。他在发言中对黎巴嫩大肆污蔑和毁谤。自然，我们不会期望以色列的发言人和官员们会有行为良好的表现。以色列是一个被国际机构、被大部分国家谴责的国家。以色列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国家，因为它傲慢地推行侵略、扩张主义和军事政策。这个国家最没有权对其它国家的行为，更当然不能对黎巴嫩的行为，作关于道德和法律的判语。

满身罪行的以色列，它把暴力和恐怖主义带进中东，在我们的地区造成了不安定、动乱、侵略和流血，它没有权用讥讽的和挖苦的言词来批评黎巴嫩——“和平的黎巴嫩”、“无辜的黎巴嫩”、“守法的黎巴嫩”、“善良的黎巴嫩”、“孤立无助的黎巴嫩”、“纯洁的黎巴嫩”、“纯朴诚实的黎巴嫩”。事实上，这些话

不是我说的，黎巴嫩的确完全是那样，虽然用不着由我来说。但我知道，而且每一个人都知道，因为黎巴嫩的和平的政策、友好的政策、文明的政策，因为在黎巴嫩整个历史中它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没有攻击过任何人，也从来没有任何侵略行为，所以黎巴嫩愉快地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建立了最广泛的友谊关系。

最后，这可能是第十二次——我已经数不清楚了——我们来到安全理事会寻求公道。每一次我们都取得一个给我们道义和政治满足感的决议。但是，所有这些决议完全没有停止以色列一再地侵略黎巴嫩。我们曾说过，我们现在再说一次，安全理事会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而设立的，尤其是保护弱、小、和没有防御力量的国家，让它们不致遭受军国主义国家的攻击。

我们遭受到威胁，要打乱和破坏黎巴嫩人民的生活，要毁灭南黎巴嫩。这些攻击和威胁是违背宪章第二条的规定的。我不用提醒安理会各理事这个规定，但我想坚持第二条第四项，内容包括：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它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等等，是在弱、小和没有防御力量的国家的坚决要求下在旧金山列入宪章的。这就是以前我们来安理会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再次来到安理会的原因。

我们是不是每次只能得到一些决议呢？或者是安理会要采取行动使侵略者停止侵略呢？或许我们最后会得到这个答案：安全理事会不可能做任何事来保护我们，它所能做的只是通过一些决议来满足我们。然后我们就可能得到结论，认为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来保护自己。难道黎巴嫩真的要成为中东的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吗？在整个历史中，我们拒绝这样做，现在我们也拒绝这样做。

我们对安全理事会有信心，对联合国有信心，信任各国的好意和友谊。我们信赖它们。

主席：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到理事会席上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谢谢主席先生，谢谢理事会各位理事让我重新发言。

照我看来，我怕安理会的开会可能成为徒劳无功。可是，除了把问题向安理会提出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至少我还记得，我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创始典礼的时候，世界维护和平和安全的希望都是寄托在安理会的身上的。

难道我们还是要毫无成绩地开其他的会议吗？我听说，连一个决议草案都没有拟。而且，就算拟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谁去实行呢？我想我们应该多多自我检讨一下，看看联合国和安理会到底能不能做出些什么建设性的事。

我怕以色列代表已经差不多对安理会视若无物了。

当然，仪式还是有的。许多信件传来传去。我们也围着这些桌子坐在这儿。从一九四七年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是这么做。在一九四八年以后，更是如此，至今却一事无成。当然，特科阿先生会提出自卫的权利。对谁自卫呢？对黎巴嫩吗？巴勒斯坦被犹太复国主义侵占了的领土有没有受到黎巴嫩军队的进犯呢？让他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巴勒斯坦是被瓜分了，瓜分的时候我也在场。我在大会和安理会上曾就这个问题发言，我用不着重述我对安理会所一再说过的许多话。

以色列能够自命有责任进行集体惩罚吗？国内法和国际法都禁止集体惩罚。如果有一些人，不管他们据称是从境外进来还是本来在以色列国内，在无辜的人和他们自己身上造成了那次悲剧，难道以色列就有权报复了吗？宪章是用来干什么的？那样，每个人都有权报复。

我希望我们联合王国的新同事今天在这里——不过，贾米森先生是老朋友了。我要告诉他他的国家是多么地文明。你们都很清楚爱尔兰共和军在北爱尔兰和英国的所作所为。据我所知，已差不多有一千个无辜的人被害了。被谁害的？被爱尔兰共和军害的。贾米森先生，你们有没有派军队或是炮舰到都柏林去？有没有把人家的机场毁了，象以色列在贝鲁特那样的做法？你们从来没听过联合

王国用这样毒辣的手段自作主张吧。

还有另一个文明的国家——法国，并且更文明的，是西班牙。不要以为我顾此不顾彼，把西班牙也拉进来。你们两位，你们都知道那些巴斯克人吧。他们在比里牛斯山边境的那一边。有些巴斯克人要脱离西班牙独立。我们都见过所谓巴斯克自由战士——这是他们的自称，这些日子，谁要分裂或独立都这样叫自己——我们都见过关于他们的文章和他们的照片，蒙着头，在法国土地上开记者招待会。西班牙有没有派军队越过比里牛斯山去惩罚这些巴斯克人，不管你叫他们作叛徒也好、解放者也好呢？没有。只有以色列有权去惩罚黎巴嫩，而黎巴嫩却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伤害犹太人民的事。

事实上，有三、四千犹太人在黎巴嫩。他们开店铺、开银行，可以自由行动，这些他们都不记得了。黎巴嫩应该要打一场内战，惩罚任何为收回故乡出了一点力气的人——也就是说，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叫他们作恐怖主义者，可是也有人，不但是阿拉伯人，甚至连一些日本人，都称他们为自由战士。在利达发生的是一件可憾的事。不过，巴勒斯坦人已打动了世界上年轻人的心。我曾多次警告过安理会和大会：巴勒斯坦的青年，可以说已经激发和感化了阿拉伯的青年，甚至其他地方的青年。

象黎巴嫩大使刚才所指出，既然黎巴嫩一向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你们要黎巴嫩怎么办呢？难道要去驱逐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那些三十万人吗？我们怎么晓得难民营里在搞些什么？他们不会向黎巴嫩人报告说：“我们现在要去和以色列作战了。”他们是自己干自己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里有不少分裂派。有的可能就在纽约，也有的可能就坐在这里，我们又怎么晓得？

特科阿先生，你提出自卫权吗？我不是在替巴勒斯坦人说话。我们不是在辩论他们所用的方法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可是你忘了你自己在那块安宁土地上搞起来的恐怖主义。很可能那些巴勒斯坦人想道：“你看，因为有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主义，现在有了一个国家。为什么我们不能象国家军事组织，斯特恩党那样

用同样的方法呢？”我对巴勒斯坦人说，唯一不同的就是，瓜分巴勒斯坦时，大国是站在以色列那边。这是他们为什么会成功的原因。如果他们背后没有大国的话，光是靠恐怖主义是不足以建立起一个国家的。

我知道西方大国有他们的内部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话时总想两面讨好，就象我们阿拉伯人说的：“钉马蹄铁要当心把钉子钉到马蹄肉上。”

可是，是谁把这些人带到我们中间来的？是你们西方大国把他们带到我们中间来的。为什么你们在这会议桌上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说革命，而是来一个最后通牒呢？你们不肯。为什么？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已渗透了你们的议会、你们的金融活动和出口企业。算他们厉害。犹太人每到一处都碰到挑战，而能得到成功。我们并不嫉妒他们成功。但是为什么他们来伤害我们，你们都袖手旁观呢？我们什么时候触犯了你们西方国家？我们对你们打开了大门，让你们来开发我们的国家。

我们之间有不少人出于愤恨，已渐渐倾向另外一个大国苏联了。为什么不？苏联认为中东离它的边境不远。我已讲过多次，棋局就下在我们地区的棋盘上。不过所用的不是木棋子而是我们人民的命运。

现在让我们谈谈犹太教的传统吧。我正好对犹太教颇有研究。这也是自然的事。我是在那个地区生长的，我对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点研究。用什么尺度——不用跟我提犹太经了，去看看圣经吧，昨天我还从弥迦书里引了几段话——用什么正义或人道的尺度，你们这批从中欧、从东欧来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要摧毁穷苦农民的房子？农民会跑到政府那儿，把黎巴嫩政府推翻，这是你们心中的打算。可怜的农民，你们把他们的房子摧毁了。

你们摧毁房子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你们摧毁了加沙地带的房子，摧毁了西岸的房子。老天爷，我怕假若东方犹太人中间有反对你们的，你们同样会把他们的房子毁掉，就为了他们是东方犹太人。谁反对你们，就摧毁他们的房子。这是人做的事？那些人，那些被巴勒斯坦人称为烈士的人，在黎巴嫩境外的乡村里杀

了许多可怜的人。我们痛惜他们杀人，同时，象我昨天说的，我们也惋惜这三个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人的死。他们也有父母姐妹。

你们以为我们高兴见到这样的事吗？我告诉过你们，你们从中欧、东欧带了新的意识形态来之前，我们是太平无事的。你们要和我们和平相处吗？这不是达到和平的方法。我已多少次给你们说过，这只会带来更多的积怨、更多的愤怒、更多的仇恨。暴力会引起暴力，将来的事件就象锁链的一环一环，永无断日。

我们应当怎么办？再开两次或三次会议？也许会搞出一个决议，照例来一个序言，来两三段执行部分。然后，在那间房间里，会举行各式各样的商谈，人们会交换意见。“谴责”么？不行，语调太重了，有人可能会否决“谴责”这两个字。“遗憾”么？不行。然后呢？你们遗憾十八个人被杀，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受伤了。你们遗憾以色列居然擅自行动。然后呢？象我昨天说的我今天再说一次——重复多了总有好处——另一个事件又会发生。

创造以色列的那些人也有力量制止这些事情。是谁创造以色列的？我的好朋友理查德先生，我不预备追溯这事的前因后果，可是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九年之间我在伦敦的时候就研究过这个问题。你们和法国人对德皇打仗打输了。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正是胜负不分之际。我是和那场战争同时代的。二十年代的时候，我是一个年轻人。巴尔福宣言的代价就是要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将这位先生的国家，美国，拖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九一六年，阿拉伯人在英国人——劳伦斯那些人——身边作战的当儿，你们说：“你们都要从土耳其帝国统治下得到自由。”然后呢？一九二二年，我们就发现——那时我还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街道上示威过的——原来还要委任统治。委任统治其实就是伪装的殖民管理。

很不幸，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西方大国破产了。世界大战能使任何国家破产，这并不稀奇。帝国崩溃了，是谁接着上台？我们的朋友美国人。自从一九四五年起——在斯退丁纽斯先生担任国务卿之时和以后——我们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警告过他们说，虽然我们并不反对犹太人，可是我们不要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来到我们

中间。可是杜鲁门先生却要公开和秘密地造成巴勒斯坦的瓜分。

所有的困难就是从那天开始。当美国国务院派一名大使——好像是沃兹沃思先生吧——去告诉杜鲁门先生在阿拉伯世界搞出一个危机来对美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杜鲁门先生答道：“我的选民中有多少是有阿拉伯祖先的美国人？”这句话载在他的回忆录里。

尽管我们对过世的杜鲁门先生和他在其他方面的活动是尊敬的，这实在不是好政策。所以，事实上，是联合王国首先引起这许多的困难。我相信，假若他有预知之明的话，它就不会这样做。然后，我们的美国朋友又接过来管。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两国在一起或者是个别地有力量制止这事。只要对以色列说一句：“好了，你们忘了是我们把你们创立的吗？你们在对黎巴嫩干些什么？你们要的话可以和平相处，可不许用那样军国主义的态度和行动来对付一个小国家。”

你们对这事又怎么办呢？啊，和缓。你们之间搞和缓，我们阿拉伯人能得到什么？当然，我们不愿意看到你们跟俄国人打仗。一打起来你们要炸成粉碎我们也要和你们一起炸成粉碎，犹太人也要炸成粉碎，基督教徒、回教徒、全人类、全世界都要炸成粉碎。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要对会议桌那边说几句话。用宗教作为政治和经济目的的动机是过时了，一去不返了。今天人们是用意识形态来达到政治和经济的目的。意识形态已代替宗教作为动机了。可是意识形态的动机也不复存在了。

请看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通商的事。这并没有什么错，这是一种新的办法。世界的事需要新的办法才行。不错，我们的亚洲朋友中国人有时候会和苏联抬抬杠，但这事大家都终会忘掉的。我就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的时候亲眼见到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纠纷。我们叫它作“冷战”。可是我们却没有冻死。有一天你们之间也会言归于好的。换句话说，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将来要成为小国们的展览橱窗，包括我的本国和可怜的黎巴嫩在内。

让基辛格先生跑去莫斯科或北京，或者让勃列日涅夫跑来华盛顿，这就是你们做买卖的方法。而我们呢，却要被逼着作见证。是我，巴鲁迪，才敢对你们这样直说。世界都应当知道事情的真相。

这位从俄国经过上海来的先生——其实他也不是俄国人——在那儿笑，而许多老百姓，他自己的老百姓，巴勒斯坦的老百姓，在那儿死。这并不是可笑的事。

我也不知道我还会在这儿待多久。也许有人会说，也应该到了巴鲁迪离开联合国的时候了。可是无论我在这儿待下去还是我明天就离开，我警告你们，我们对国际事务需要一套新的办法。在国联所目睹的旧事正在我们眼前重演。这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记得见到我的奥地利同事坐在安理会上，我是多么地兴奋，因为这是欧洲最文明的一个国家。为什么有一段时候你们在幕后和苏联谈、和美国谈，要把奥地利从占领下解放出来，而他们毫不理会呢？一边是对共产主义无名的恐惧，另外一边是信仰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可是到最后他们还是达成协议了。今天，奥地利就是以堂堂正正独立国家的姿态坐在我们中间。

你们要的话，你们是有成事的能力的。一个从欧洲大陆来的民族不断地向我们侵入——至少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从欧洲大陆来的——一方面拼命向我们说：“我们早在二千年前就在这个国家里了。”这种事为什么你们不加以制止？

我要补充一句关于阿拉伯人的话。你们把什么人都叫阿拉伯人。阿拉伯主义是一个文化，一种生活方式，是和血统、肤色、种族毫无关系的。

同样地，伊斯兰是一个宗教，宗教并非是一个国籍，宗教是造成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活方式、语言和共同利益。当犹太复国主义者要对世界上千六百万的犹太人进行政治教育，并且要把他们统统集中在巴勒斯坦，为什么阿拉伯国家——暂时且不谈巴勒斯坦人吧——不应该害怕呢？在那地区里，谁不担心这个民族会大事扩张，不一定是在地理上，而是在经济和金融上控制全地区？

如果在二十世纪里，象巴勒斯坦的土地那样，地理已不足成为、也不应成为唯一的动机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美国朋友不为他们开放得克萨斯州，给他们十倍巴勒斯坦的土地呢？他们还需要动机么？我是认得犹太人的。今天，他们之中有百分之九十已不信教了——公平一点说，也和基督教徒差不多。回教徒也开始不信教了。我不大高兴见到他们不信教，可是他们是开始不信了。如果你们要作为一个集体、一个民族来生活，那么，让创造你们的那些人供给你们土地吧。

你们说，这是既成事实。好吧，就算是既成事实吧，可是，只要你们愿意的话，你们还是可以合理地和我们一起生活，不要在我们之间一直捣乱。你们是不会成功的，只有给你们自己和给我们添来许多麻烦。为了老天——光是为了人类吧——我想把这点打进你们的脑筋里。就算你们把一千万犹太人搬到这块地方来，你们还是生存不了的，因为再过十五年左右，我们就要有一亿五千万人了。有一个敌对的阿拉伯世界包围着你们，你们怎么活下去呢？这是不实际的事。

我们并不恨你们，不象你们老是说的我们恨你们。那些巴勒斯坦人是因为你们毁了他们的家，所以人家才恨你们。你们抢夺了他们的田园。你们说是他们自己逃掉了。就算是他们逃了又怎么样？并非所有的人都逃了。听到一九四八年德尔亚辛事件的人逃了。有许多没有听过德尔亚辛事件的人还是留在巴勒斯坦的圣地上。就算是他们恐慌了逃跑了难道对他们的土地就失去了权利了吗？你们自己想想吧。

我想你们已经害上了一种精神病，有些巴勒斯坦人也害上了这种精神病，这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精神病。为什么你们不能好好地相处呢？你们到底害怕什么你们有的是技术，你们有的是工业。我确信在一个由两个民族组成的国家里，你们是能够好好共处的。只要看看瑞士，看看黎巴嫩就行了。各宗各派多得很，但大家都可以互相信任。可是你们不愿意这样做。你们就象一匹戴了眼罩的马，除了你们自己要走的路之外，世界上什么其他事情都不要看。到头来，全世界都会对你们厌烦。如果世界对我们厌烦，我们倒无所谓，因为我们人很多。我对

你们说过，我怕会见到无辜的犹太人替人负罪。要是有一天经济出了乱子，人们就会说：“啊，是犹太人！”在我们的世界上，这也不是新鲜的事。在欧洲就发生过。

如果特科阿先生愿意就我所说的话做点研究，他就会发现，在希特勒之前几世纪，每逢出乱子的时候，人家就拿犹太人来出气。那时候是排斥异教的时代。现在呢，可能就是排斥异己的思想、异己的政治。当宗教在人们心中渐渐消失作用的时候，就会有旁的东西起而代之，例如思想上的排斥异己、民族间的排斥异己。

如果你们要象在马萨达那样自杀的话，我会觉得十分惋惜。为什么要那样干呢？可是你们这批领袖们还是一直会活下去的，被牺牲的是老百姓。老百姓就象绵羊一样：有的领袖们只剪掉足够他们自己和他们随从穿用的羊毛；有的却是把羊毛完全剃光。要是羊也死掉了，他们就一走了之，跑到别的地方去。

在纳粹德国里，有钱有势的人受苦了没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到外国去了。一九三〇年代的时候，我在欧洲亲眼见到他们的。是比较穷苦的老百姓，小裁缝、开小吃店小铺子的人，真正遭殃的是他们，最后受迫害和死亡的，都是他们。

这种事情难道你们还要它再发生吗？尤其是在三个一神宗教发芽开花，对全世界都有神圣意义的巴勒斯坦发生！为什么你们要让这样的事在巴勒斯坦发生？还有你们这些大国，你们又准备怎么办？我现在不愿意用“超级大国”这句话。据中国人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我指的是安全理事会里的大国理事国，包括法国和联合王国在内。你们又准备怎么办？你们肯不肯发表一项最后通牒，声言这事已拖得太久了，你们要一了百了地解决它？还是要我们大家徒劳无功地一次又一次地来安全理事会开会开下去？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我是希望能够做出一点建设性的事，免得我们整天绕着圈子团团转。

谢谢你，主席先生。我可能已经使我的同事们很不耐烦。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话直说，不要乱耍花腔。

主席：发言者名单上希望发言的人都已经发言完毕了。因此，我现在提议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会员国发言。第一位发言者是苏联代表；我现在就请他发言。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因为现在有点晚了，所以，我只作极简短的发言。我要简短地回答以色列代表特科阿先生的一些话。

由于我的发言，他竟然非常注意我这个苏联代表个人；这使我相当光荣。因此，我的结论是，我的发言打中了目标。他责备别人眼光浅短；可是，他不仅眼光浅短，而且也是个聋子。特科阿先生，你的国家是一个侵略者，并且在我发言以前已经因为它的许多侵略行为而受到每一个人的指责。为什么你只选择我作你攻击的目标？因为你们对黎巴嫩的海盗行为，安全理事会已经谴责你们十多次了。你是聋子吗？你听到他们是怎么说的吗？你的是近视眼吗？你没有看见所发生的事吗？你谈到了记录。请你看看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和大会的各项决议。它们是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五种工作语言记录的白纸黑字。你可以看到：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要以色列使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获得自由；要以色列必须依照联合国宪章同它的邻国共处。

特科阿先生，你知道这些事吗？眼光浅短的一定是你自己，是你的政府、达扬先生和其他极端分子，他们在二十世纪后五十年里还是一心一意要毁灭黎巴嫩国的一半。那是可恶的行为；那是残暴的行为；那是军国主义行为；那也是法西斯行为。

这些都是记录。有一个记录说：离开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那是你应该读的一项记录。做到了这件事，然后别的事才会解决。和平与安全才会实现；中东才会得到安宁。可是，你没有看见这些记录，所以，你似乎不但眼光浅短，而且瞎了眼睛。现在正是你应该注意这些事情的时候，而且越早越好。

关于苏联的立场，我曾经引用过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发言。苏联的立场一向是清楚的和一贯的。我们的政策一直是，而且将来也是，坚决反对侵略，并且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我们赞成中东局势的公正解决，那就是，以色列军队从

一九六七年以后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退。

打开你的眼睛看看记录上的这些文字。它不仅仅是用象形文字写的，而且也是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俄文写的。上面有联合国的决议。这是世界舆论的记录。你和你的国家受到了谴责。你们是孤立而且没有人理采的。只有一个大国支持你们，再没有别人了。

我们赞成保障那个地区里所有国家的安全，包括你自己的国家在内。我们赞成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这是我们的原则；这也是我们的记录。看看上面的字。不要做聋子，眼光不要太浅短，不要做瞎子；不要指责别人眼光浅短。

我想要简短地提到巴鲁迪先生和他有关大国的发言。巴鲁迪先生，你不必向苏联呼吁。我们的原则性立场是不变的；我刚才已经说过这个立场。你应该向别人呼吁。大部分要靠它们。可是，在向大国呼吁的时候，可别忘了你们自己的实力和力量。最近的事件已经显示，阿拉伯世界需要团结。在依赖大国时…好吧，不要忘了你们自己的力量和资源，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你们有力量可以采取行动，可以对侵略者及其支持者发生影响。

主席：以色列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现在就请他发言。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首先，我必须提到叙利亚代表的发言，并且要明确表示，以色列防卫部队目前沿着停火线保持的所有阵地，自从停火以前就一直是现在的状态。

我对他的第二个意见是，他忘了提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叙利亚政府曾经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停火要求，直到两天后才接受。他在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的秘书长和本人之间的通信里可以找到这个极重要的事实。

我们都听到了黎巴嫩代表对基里亚特谢莫纳大屠杀的说法。我们都仔细听了他的话，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他实在压不住他对那场残酷而野蛮的屠杀的凶手们感到的同情。我们都注意到他是怎么到这来对我们暗示，关于基里亚特谢莫纳屠

杀事件，过错在于被害人以及保护他们的人，而非恐怖分子。那种骇人的声明是不会一直被人忽略的。他经常提到在黎巴嫩的土地上有巴勒斯坦难民。

如果他看过我昨天的发言内容，他一定会注意到一个历史事实。这些巴勒斯坦人从一九四八年以后就已经在黎巴嫩了，而且，二十多年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边界一直平安无事。为什么现在要利用他们作为那些往往来自外国，而在黎巴嫩的土地上建起总部、训练营和行动基地的匪徒所干出的恐怖行动的借口？

我只要对这一点再说一句话。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应该说话正确，并且避免谎报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人数。联合国、近东工赈处和秘书长的各项报告都说有十六万人。黎巴嫩代表却毫无拘束地说出三十万人或二十五万人等数字。由于黎巴嫩事实上已经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中心，而且整个文明世界也都认为是这样，我了解他感到如何的为难。以色列代表到安全理事会来不是为了证明这件事。这是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国际报刊每天都有；国际新闻媒介的记者在贝鲁特很容易见到这些恐怖集团的首领，并且用黎巴嫩的电报把这些首领的故事、威胁言论和声明传送到外国去。

黎巴嫩代表能否认在贝鲁特和黎巴嫩其他地方都有这些恐怖组织的总部、训练中心、招募处所和行动基地吗？他能否认经常使用黎巴嫩护照，在贝鲁特登上飞机、并带有炸药和其他杀人武器的这些组织的特务，一直自由地离开黎巴嫩到基里亚特谢莫纳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欧洲，去干杀人的勾当吗？他能否认黎巴嫩政府同这些恐怖组织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签订了一项协议，让他们在黎巴嫩的土地上自由活动，并让他们有权进出边界吗？我曾经引用过该协议里的包含有这些规定的那一款。

黎巴嫩代表有什么根据说基里亚特谢莫纳屠杀事件的凶手不是来自黎巴嫩呢？根据当屠杀——象他所承认的——还在当地进行的时候，以色列的无线电仍在广播，据说真相仍未大白。黎巴嫩代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这一类的证据，正达到了完全相反的目的。遭受到残暴攻击的基里亚特谢莫纳这个小市镇距离黎巴嫩边界只有一

公里。如果象黎巴嫩代表所说的，以色列当局已经有意要黎巴嫩做替罪的羔羊，以色列当局就可以很容易地说，基里亚特谢莫纳的地理位置就足以证明凶手是从黎巴嫩越界而来的。以色列当局并没有这样做。以色列当局一直等到有证据证明三个恐怖分子事实上是越过边界，才在那个时候发出正式的声明。可是，就在同时，贝鲁特的恐怖组织却可以直率地说在基里亚特谢莫纳发生的攻击。他们早就知道那次攻击的全部详情；他们早就知道，并公布而且分发了三个凶手的姓名、年龄和出身。

这都是事实；这也是权衡真假、是非以后的结果。关于所谓的这个替罪羔羊——黎巴嫩——的真正面目，让黎巴嫩的领袖自己去说吧。例如，长枪党的领袖，皮埃尔·盖马耶勒先生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曾经要求：

“不应该让以色列有任何借口来对黎巴嫩南部加以袭击。任何黎巴嫩的领袖”——他接着说——“从来没有想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以便讨论黎巴嫩南部所以成为一个毁灭和破坏的中心的真正原因；因为直到现在，我们一直用种种辩护的遁词和空洞的口号，以及充满了谎言的懦夫态度来处理这件事，而不愿意面对真实。”

那是黎巴嫩的一位领袖，一位黎巴嫩国会议员的说法，而不是以色列代表的话。这位黎巴嫩领袖又继续说：

“如果不谈真实情况，就找不到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应该首先问，怎样阻止那些没有责任感，而且没有纪律的集团在边界上进行的种种活动。其次，我们应该知道这些活动如果损及黎巴嫩，是否就有利于巴勒斯坦的事业。问题是我们怎样能一方面把我们的边界弄成破坏以色列的中心，一方面却又希望以色列不会采取报复行动。”

几个星期之前，即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三日，黎巴嫩民族集团的领袖，雷蒙·埃德先生曾经说过：

“由于南部敌对状态的继续，南部应该是政府的主要问题。应该派陆军去边

界，以便防止游击队违背他们的指挥人员有关越过边界，发射火箭的命令。陆军应该拘留他们。”

如果这还不够，黎巴嫩政府领袖自己也谈过所谓的爱好和平的黎巴嫩的真实情况。天真而且善良的黎巴嫩似乎用两种不同的语态发言：一种是宣传语态，专对容易受骗的人说的，其假定是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席上也找得到这种人；另一种则是当这些领袖无法逃避真实时，非面临议会辩论不可时，当他们面临其他黎巴嫩政治家的质问时，所表现的语态。

因此，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黎巴嫩总理自己宣布过：

“黎巴嫩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黎巴嫩坚决继续执行同游击队合作的决定。”

这种合作以及黎巴嫩政府和恐怖分子集团之间的密切连系的结果，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四日，黎巴嫩国防部长曾经宣布：

“黎巴嫩陆军的政策不是要用武力防止某些游击队团体通过黎巴嫩的领土采取种种行动。陆军让游击队总部来决定这些行动。”

三天之前，即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日，这位部长曾说过：

“我有一份清单证明在南部地区的游击队活动从未停止过，而且证明，游击队在南部边界用飞弹轰炸以色列村庄是引起以色列攻击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现在我要提醒大家，正确反映真实情况的是这些言论，而非在安全理事会里所听到的黎巴嫩代表在过去和现在捏造出来的种种宣传和辩解。

黎巴嫩代表曾经谈到以色列过去对黎巴嫩领土所采取的行动。他忘记提到一个中心事实，那就是，每一次以色列行动都是为了抵抗来自黎巴嫩领土的一连串不停的凶恶攻击。在这点上，我要引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在《每日电讯报》上刊出的一位国际法权威，古德哈特教授的一段话；这位著名的国际法学家说：

“阿拉伯人主张他们有权支持游击队，并且同时有权否认对这些游击队的

一切责任；这是一个可骇的说法。以色列有权利采取必要的对抗自卫措施。”

关于这一点，奥本海姆·劳特巴赫已经提出下列的法律见解：

“例如，当一个国家知道有一群武装分子正在邻国进行组织，以便攻入该国，而且可以通过对邻国当局的呼吁除去这种危险，那么，就没有采取行动的必要。可是，如果这种呼吁得不到结果或者不可能提出”——

顺便指出：这话正适用于黎巴嫩的情形——

“或者，如果迟延一下就会引起危险，那么就有行动的必要存在着，而且被威胁的国家有理由侵入该邻国，并把蓄意入侵者解除武装。”

这个国际法说明不是一两百年以前的话；它是几年以前用对今天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据的国际法加以权威解释作基础写出来的。我已有机会提到，依据宪章每个国家都享有不可剥夺的基本自卫权。黎巴嫩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以色列不必在黎巴嫩领土上采取自卫行动，那就是，黎巴嫩政府遵守它的国际义务，并终止恐怖集团在黎巴嫩领土上或从黎巴嫩领土干出的行动，而且解散这些集团。

我只要谈谈苏联代表所提出的一点。他认为不妨谈到所谓的以色列在国际大家庭里的孤立状态。我不知道说这种话的人是否了解孤立的一般意义和以色列来说的特别意义。例如，他们是否了解，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以及政府为了物质上的权宜之计有时候倾向阿拉伯国家的各国境内，民意测验显示出人民完全支持以色列吗？甚至我还要告诉苏联代表，如果苏联也许可这种自由的民意测验在苏联举行，其结果也一定是一样的；苏联人民对以色列的斗争的支持一定同世界其他部分人民的支持一样强烈。

至于各国政府本身的态度，我们认为这也极为重要。可是，国际组织里阿拉伯票数的多少、阿拉伯领土及人民的大小和多少以及对阿拉伯石油的需要等考虑因素都一再影响这种态度；这是件公开的事实。可是这些考虑同以色列立场的是非问题和以色列行动方针的正当问题当然一点关系也没有。

此外，这并不是新的情况。对以色列和犹太人，这都不是初次听到的事。我

们一直是个没有大片土地、缺乏大量富源的小国。表现出我们的力量的，一向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明以及我们长期以来所宣布并维护的道德和正义价值。

可是，持不同想法的人，不赞同我们的人和反对我们的人一向比我们多。在历史上我们还是一直忠于我们的传统，还是一直不愿意放弃这个传统，去加入多数者。我们在所有历史阶段里，在任何时候都知道，放弃立场，让步和加入多数者都不是难事。我们却没有那样做。

那些象苏联代表一样谈到以色列孤立的人是否想过这个问题：在犹太人是唯一信奉一神教的人民的时候，如果他们因为全世界都否认一个上帝的观念，就因此放弃了一神教，其结果会是什么？对于都起源于犹太教的基督教和回教的产生又会引起什么样的影响？如果犹太人对自己说，“因为所有的国家都相信战争，所以我们陷于孤立。因此，让我们同它们一起赞美战争，而不再宣扬和平吧”，那么，这对于铭记在联合国门口的犹太先知的先见——一个和平世界，将刀剑变成犁头的景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三千年前，当犹太人宣布因为人类是依照一个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所以都生而平等的观念时，犹太人就已经处于孤立了。在废除奴隶制之前三千年，当犹太人立法规定奴隶在服役七年之后即可自由的时候，犹太人就是完全孤立的。当十字军战士在屠杀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整个犹太社会的犹太人的时候；当宗教裁判所用火刑烧死犹太人的时候；当帝俄时代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屠杀犹太人妇女及儿童的时候；当纳粹分子用煤气室和焚尸炉消灭他们的时候，我们犹太人都是孤立的。因此、在我们的儿童和妇女又被杀害的时候——这次是阿拉伯恐怖分子干的——不要把孤立这个形容词加在我们的头上。在我们如同好多世纪以来一样仍在保卫我们虽同其他人民有别然而彼此平等的个人的和民族的生存权利时，不要辱骂我们处于孤立。

我们不会被这种言论所动，也不会被它所慑。虽然犹太人那么少，而且被那

么多的人包围着，可是，犹太人如同以前一样，绝对没有出卖自己，而且将来也不会这样做。历代以来表现出我们的力量的正是：同不义分开而孤立；同拒绝区别是非分开而孤立；同认为物质力量、数字力量和暴力至高无上的信念分开而孤立。犹太人从来没有对这种情形表示过后悔。事实上，这根本不是孤立问题，而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也就是甚至在只有几个人拥护正义、公平和人道等信条时，仍旧自愿支持这些信条。

几千年来，因为犹太人一向都知道，他们的理想和价值，他们的自成一体的感觉，对于他们传统的保护，以及犹太事业的正当都比别人的喝采更加宝贵，所以我们犹太已经在这种情况下里找到了足够的力量和鼓励，使我们能够不屈不挠地奋斗，甚至比诽谤我们的人生存得更久。现在这还是正确的。

主席：我请中国代表发言，他希望行使答辩权。

庄先生（中国）：刚才以色列代表所提到有关我的发言，根本不值一驳。

有目共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和民族权利，对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主权和领土的恣意侵犯血债累累，是尽人皆知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企图洗刷它的赤裸裸的侵略罪行是徒劳的，只能是欲盖弥彰。

主席：我请黎巴嫩代表发言，他希望行使答辩权。

古拉先生（黎巴嫩）：我在行使答辩权时，只想提出几点。

首先，特科阿先生在其曲解事实的一贯态度中，甚至歪曲在理事会中所发生的事情和对理事会的讲话，并急不及待地说我抑制对基里亚特谢莫纳屠杀的同情。我国外交部长昨天已说得非常清楚，他觉得毫不为难可以直说他的想法和我国总统的意见，我也重申过这一点。

特科阿先生在其曲解和诽谤的一贯态度中，玩弄词句，企图使理事会弄错了是非。

关于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问题，特科阿先生引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

和工程处报告中的事实，说我国有十六万巴勒斯坦人。根据这个报告，我们确实有这么多的巴勒斯坦人居住在难民营，接受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救济。但是此外还有大量的巴勒斯坦人住在黎巴嫩，他们如每一个别人一样居住在房屋内。我们为了让他们有较好的生活，向他们提供了很多的设备。他们都有工作；有些是医生、律师、银行家、教授、大学生；他们所属的这一类再也不需要联合国每天七分钱的救济了。

特科阿先生总是谈知道黎巴嫩事实的开明世界。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一个开明世界。根据特科阿先生的说法——他在维护其关系，其政府的关系和侵略政策——全世界唯一的开明人士就是以色列的侵略领导人们。这是“开明”的新定义，我想理事会最好注意到这一点。

关于在基里亚特谢莫纳所发生的事件，我再说一遍，当基里亚特谢莫纳事件发生后，我们马上在十一时收听到以色列的广播，以色列电台断然地和不加思索地声称行凶者来自黎巴嫩，而以色列政府就是根据这消息一口咬定是黎巴嫩所干的。

我不打算在这个时候回答特科阿先生所提出的很多问题。但是我要特别谈谈据说是黎巴嫩国防部长发表的声明。国防部长确实认为黎巴嫩陆军不是单独负起防止由黎巴嫩向以色列渗透的责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本身已尽了最大的能力，防止由黎巴嫩向以色列的渗透。黎巴嫩总理宣布黎巴嫩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但这个事实并不就是说黎巴嫩支持暴力的行动，也不是说黎巴嫩总理正在鼓励或容许任何从我们边界渗透到以色列进行暴力行动的行为。他的声明只是表示他和黎巴嫩人民都一致支持这个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这个寻求他们为联合国所确认的权力的事业。

我们的国家居住着各阶层的巴勒斯坦人民。是谁使他们居住在黎巴嫩的？不就是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和以色列的政策使他们渡过了二十五年的难民营生活吗？

特科阿先生的夸张言词不能使人忘却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人在中东对巴勒斯坦人所干下的暴行。在我们地区的恐怖主义道路上，印上了以色列恐怖主义者不可磨灭的足迹。

正如我以前曾经指出，如果巴勒斯坦人民和一部分人士拿起武器，那是他们的事情。黎巴嫩政府和人民是和这件事全无关系的。但是我们却要时常记住以色列政府已把恐怖主义提升到成了国家的政策。马立克大使今天已提醒我们这个事实。

为了执行这个政策，计划是在部长一级中制定，然后交给以色列正规武装部队实行的。发出这些行动命令的人，他们目前主要的责任是促进和~~帮助~~促进这个地区的和平条件，和更好地创造中东公正和永久和平的机会。黎巴嫩政府时常认识到它的责任，并且不懈工作，支持任何促进和平的努力。在目前这种微妙和复杂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尤其这样做。

我想特科阿先生最好能告诉其政府和人民现在有一条和平的道路，告诉他们应该放弃侵略和破坏的政策及威胁，专心致力于一个政策，唯一的政策，一个合情合理，建设性的，和稳步迈向和平——只是和平——的政策。如果以色列有勇气诚恳地这样作，那么就可以使果园不致成为废土，使沙漠真正百花齐放了。

萨弗朗楚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对以色列代表利用他的答辩权来进行一种完全不值一提的可耻的手段，感到遗憾。他企图传播一种想法，这就是那些毫不含糊地谴责以色列的侵略和扩张政策的国家政府是得不到它们人民的支持的。我要最坚决地和最明确地宣布：苏联人民和全部的苏联公众舆论都继续坚决支持苏联政府的中东政策。苏联人民和苏联公众舆论毫不含糊地谴责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各国的行为及扩张和吞并它国土地的政策。苏联人民和苏联公众舆论一直并将会继续对阿拉伯人民恢复合法权利，解放自己土地的斗争这个正义事业，给予最大的支持。

是的，以色列国家深陷政治上、道义上的孤立，已经是非常显明的，以色列统治者越早明白这一点越好，因为这是世界公众舆论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谴责以色列冒险政策的真正表现形式。

主席：发言名单上既然已没有其他的发言人，我提议休会。我们会在另一次会议中审议我们议程中的项目，会议日期将在适当时候宣布。

下午七时四十分散会。